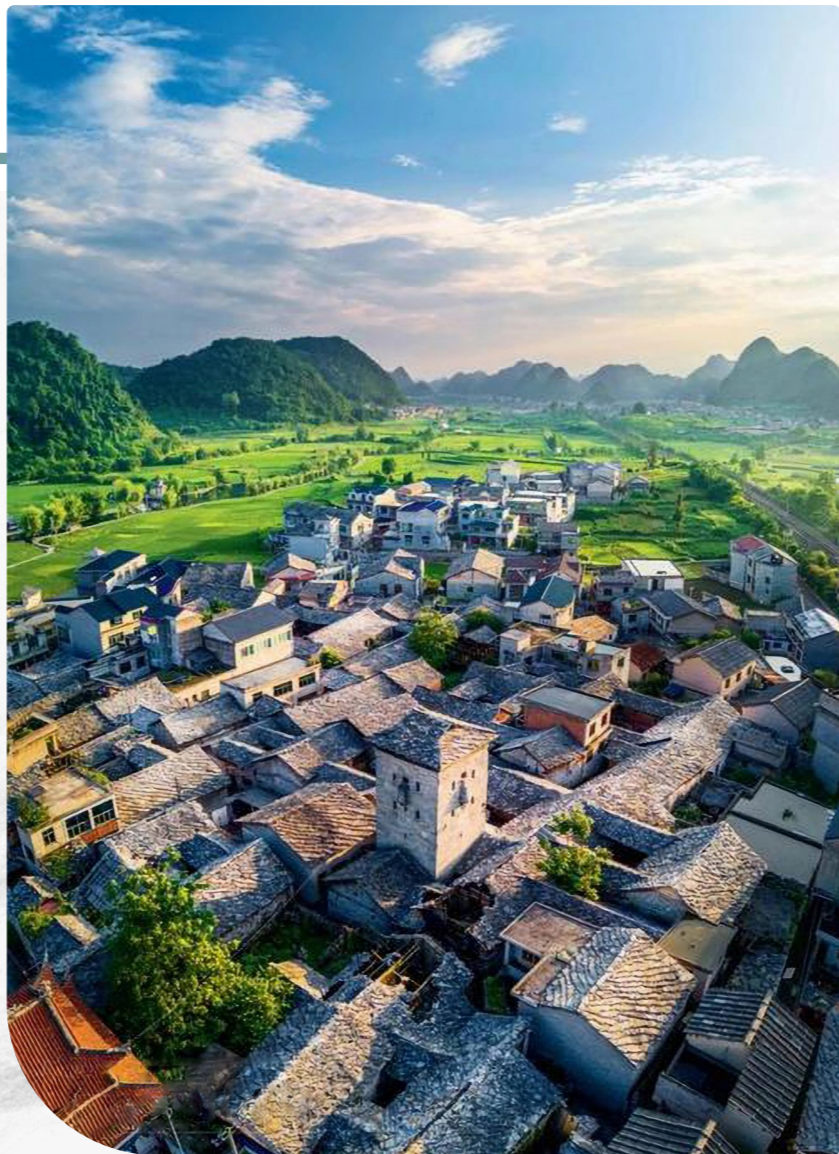


文化印记



《屯堡·家六百年》书封。

始建于明洪武初期的安顺屯堡。



来自屯堡 一封六百年前的家书

张嘉莉

翻开《屯堡·家六百年》，一幅守望家六百年壮丽画卷徐徐展开，一段跨越时空的精彩对话由此开启。是以，这本由“中国国家地理·地道风物”与贵州省联合出品的深度文化读本获得了钱理群、毛佩琦、葛剑雄、郦波四位知名学者的联袂推荐。

如何在宏大国家叙事与乡土生活现场之间构建起深刻联结？地道风物编辑团队以深入当地、重返现场的田野方式，将历史脉络落笔于家国安顺、云峰明月、永安珍馐、九溪吉昌、旧州烟云、天龙思源、关岭锁钥、青岩毓秀、卫城余味、边城风云、镇远通衢、隆里原乡、黄平飞云、福泉金汤、七星雄关、双凤和鸣、万峰兴义这十七个鲜活现场与“我家的贵州故事”中，通过“造贵州定西南”“家与国六百年”“看明朝到贵州”三大板块见证屯堡家六百年前的深远影响。

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

“从厚重的学术知识，做成一本普通人喜欢看的书，需要怎么做？”这是编辑团队自始至终面对的核心课题。

最初，“屯堡”于我们而言，是纸面上遥远的历史概念，直到走进贵州的村寨，在鲍家屯的水利系统前驻足，在云峰八寨的石板路上行走，在“抬汪公”的队伍中与人流同行，那些文献中的记载才被赋予温度与呼吸。正如主编范焱在田野调查中的感悟：“我们仍走在古人走过的古驿道上……当地跟你对话的专家，他可能就是六百年前从江淮迁到贵州的军屯移民的后裔。”这一刻，编辑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意识到：历史的生命力正蕴藏于日常细节中。

于是，“屯堡”从一个陌生名词，蜕变为一段由国家意志书写、在西南地区持续演进六百年的文化史诗。为了记录并呈现这段历史，编辑团队从北京到贵州，开启了一场重建历史感知的探索之旅。

在田野中，被故事“击中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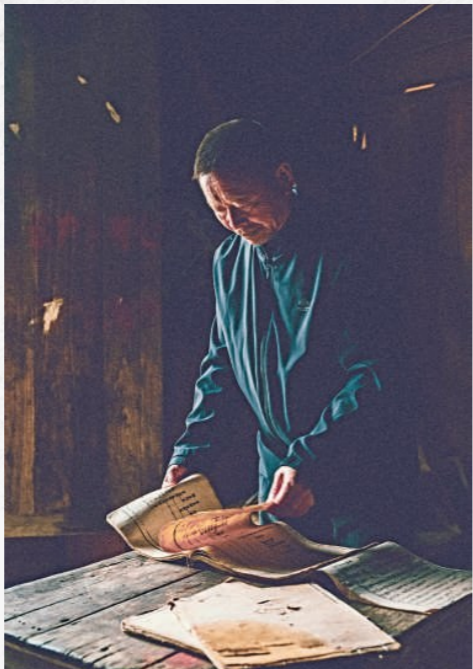
明洪武年间，朱元璋派傅友德、蓝玉、沐英率兵三十万南下，旨在消灭元朝残余势力——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。战事进展顺利，至次年年初，云南全境平定。为进一步稳固西南局势，约二十万来自江淮的军人留驻贵州，建卫所、兴屯田、通驿道。永乐年间，贵州设立承宣布政使司，正式成为第十三个行省。在文献记载中，这是一个王朝经营边疆的政治智慧，是卫所、军屯、驿道等一系列制度共同构筑的历史图景。

厚重的历史，在我们踏入屯堡村落的第一刻，便被热腾腾的烟火气彻底融化。两次田野调查，恰在春节的尾声与清明的开端。鞭炮的硝烟还未散尽，糯米与炖肉的香气又已升起。而比这香气更暖的是屯堡人毫无保留的热情。

文字编辑黄枇杷回忆：“我要采访已经在当地生活了600年的屯堡后裔家族。令我惊讶的是，每次采访整个家族几代的重要成员都会到场……他们至今仍保持着强烈的家国认同，让我深刻感受到‘国’与‘家’在这里的分量。”

在周官屯，一位老人执意要我们尝尝他自酿的白酒。几杯下肚，话匣子打开，他讲起了父辈戎边、自己从军的往事。我抬头，看见堂屋正中央“天地国亲师”的神榜。那一刻我忽然懂了——书本上宏大的“家国情怀”，在这里，就是堂屋里的世代供奉，是杯中酒、口中粮，是流淌在血脉里、无需言说的本能。

清明时节，整个村子都为祭祖“上大坟”而沸腾。在外工作的人从四面八方归来，所有的热闹都集中在各家院落和祭拜的山头上。天龙屯堡的郑氏后人告诉我，他们清明“上大坟”时，一个山头上最多能聚集三千多人。更令我惊叹的是，他们几乎人人都能背出自家的祖训，族谱修缮也极其完善。我们第一次如此真切地“看见”，“家族”二字可以拥有的时间尺度和凝聚力。这份穿越六百年的传承，从未被束之高阁，它始终在日常的呼吸间，更在年轻的血脉中找到了新的



安顺梅氏后人在翻阅族谱。

躬身之所。

在九溪村，地戏队的神头——领队的民间说法——黎炳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乎“呼吸般自然”的传承。地戏，这门被誉为“中国戏剧活化石”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不只存在于表演场上，更渗透屯堡人生活的每一处。村中建筑布局讲究，门楣上、巷口处，诗文对联俯拾皆是。他信步走过，目光随意落在一副楹联上，张口便能用高亢的地戏唱腔将它唱出来。“上学路上唱，放学也唱，走到哪儿唱到哪儿，唱着唱着就会了。”他笑着说。这门古老的艺术，从来不是刻意排练的表演，而是几百年间，在口口相传、眼耳相授中，自然流淌的生活本身。

数百年的韵律，如今也激荡着更年轻的灵魂。在天龙屯堡，锣鼓声响起，一个三年级小学生扮演的哪吒跃然台上——声音虽带着稚嫩的清脆，一招一式却毫不含糊。神头告诉我们，不少孩子都是自己迷上地戏，缠着大人要学；家长们也乐于成全，一套行头数千元，说置办就置办。

传承，就这样在具体的“人”与鲜活的“此刻”中，完成了它最朴素的延续。这些瞬间让我们彻底明白：这本书要做的，不是复述历史，而是传递温度；我们要让读者看见的，不只是文化记忆，而是一颗依然在强劲跳动的“文化心脏”。

编织一条文化的“线索”

从贵州归来，四万余张照片、八小时录音与二十余万字的田野记录，既是我们珍贵的收获，也是必须破解的难题。如何让这些散落的文化碎片，在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，串联成一条清晰的线索？

在钱理群、毛佩琦、范同寿等专家的启发下，我们意识到：贵州，本身就是一部可以“行

走”阅读的明代历史现场。于是，我们构建了这样一套认知体系：“造贵州定西南”从国家统一和民族融合的高度解读屯堡文化的深远影响；“家与国六百年”则沿着“屯堡·家六百年——多彩贵州屯堡文化经典游学线路”，带领读者实地探访从“家国安顺”到“万峰兴义”的十七个文化坐标；而“看明朝到贵州”通过七位权威学者的深度阐释，解答“我们到底要看什么”的核心命题。

在这片土地上，历史从未被收藏在玻璃柜中。您可以在贵阳的都司路上漫步，这是全国唯一以明代军事机构命名的道路，见证着“先设军区，后建行省”的历史创举；您也会在隆里古城发现，明代军屯后裔的户口本上已是侗族，却在花脸龙的脸谱中保留了江淮记忆。这些生动的细节，只有亲历其中，才能理解古老仪式如何将历史延续至今。

为了让这部“行走的史书”清晰可读，我们发挥中国国家地理·地道风物的视觉专长。设计团队从屯堡的石瓦、窗棂与门楣中捕捉灵感，凝练出一套专属符号语言，让城、县、村落、关隘在地图上变得可触可感。六幅徐徐展开的拉页，正是“按图索骥”的屯堡文化点位地图，背面则是依循农时节奏的节庆长卷。图片团队从四万余幅图片中精选223张，正如图片编辑陈金鱼所言：“我们选择的不是最完美的风光，而是最能传递现场感的瞬间。”这些充满故事感的图像与访谈、笔记相互印证，共同构建起可信的文化认知体系。

文史大家毛佩琦先生在序言中评价：“屯堡，是解读贵州历史文化的一把钥匙。”而我们想做的，就是为读者配好使用这把钥匙的说明书。最终，这本书试图达成这样一种体验：行走于黔中大地，每一次驻足展读，都是与六百年家国史诗的照面。

归来，亦是出发

合上这本书，思绪又回到了那些屯堡街巷中。从最初对“屯堡”二字的茫然，到如今能够将这份六百年的故事完整呈现，我们完成的不仅是一本书，更是一次六百年的文化旅行。

钱理群先生曾说，他20世纪60年代从南京来到贵州的感受，与六百年前那些从夫子庙出发的屯堡人惊人地相似。这种跨越时空的共鸣，恰恰揭示了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精神渴望——我们都在寻找自己与这片土地的精神血脉。

对生活北方的读者而言，这次阅读或许会带来特别的共鸣。漫步在北京的胡同里，不妨想象：就在明朝初年那个风云际会的历史转折期，当一支支军队从南京出发，穿越千山万水去完成“造贵州定西南”的使命时，北京这座城市，也正沿着历史的轨迹，一步步走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。这是同一个时代洪流中，两条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脉络——一条向西南延伸，设立行省，奠定疆域；一条往北方经营，迁都北京，重塑中枢。车马喧嚣的烟尘中，地方文化深刻地融入国家叙事，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也因此与宏大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。

【时讯】

“戏韵千年·长顺百顺”创意设计作品展在筑举行

本报讯 12月12日上午，由中央戏剧学院支持、中共长顺县委宣传部主办的“戏韵千年·长顺百顺”创意设计作品展在贵阳美术馆开幕。展览按照“艺术助力乡村振兴”的主题，以“顺”字为魂，以黔南长顺县丰厚的民族文化、特色工业、生态旅游、“国画之乡”等资源为韵，通过艺术与设计的语言，展现长顺的历史之厚重、时代之新貌、未来之可期。

据悉，此次展出采取特邀与面向社会征稿的方式进行，吸引了众多优秀设计师和艺术爱好者参与，共征集作品201件，入围136件。记者在现场看到，参展的作品汇聚了以长顺元素为

灵感的“顺”字创意设计作品，它们或汲取民族纹样之精华，或转化工业符号为美学语言，或描绘旅游资源之诗意，或融入国画意境于当代设计。每一件作品，都是对长顺文化的一次深度解读，也是对“顺”文化内涵的一次创新表达，共同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的“百顺”文化IP。

据相关负责人介绍，通过“百顺”文化IP内容的持续输出与多渠道传播，将进一步提升长顺在区域乃至全国的文化识别度和影响力，打造具有示范意义的“县域文化品牌化”新样本，推动长顺文旅品牌实现华丽升级。

(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)

“2024—2025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主题青年美术展”开幕

本报讯 12月11日，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、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“2024—2025多彩贵州文化遗产主题青年美术展”在贵州美术馆开幕。展览展出81件佳作，聚焦红色历史、世界遗产、非遗技艺与古村风貌，展现了贵州青年艺术家的创作活力与文化担当。这也是贵州首次系统集中以美术的形式呈现省级以上重要文化遗产。

作为多彩贵州“四大文化工程”年度重点工作之一，展览历时7个多月筹备，涵盖中国画、油画、版画等多种艺术形式，围绕“凝注烽火荣光 承载革命记忆”“世界文化

遗珍 中华文脉翹楚”“岁月流淌非遗 文明活态传承”“时光淬炼风华 名城古村新生”四大主题板块展开。作品紧扣息烽集中营旧址、苟坝会议旧址等红色文化遗产，安顺地戏、湄潭茶场、三线建设以及民族民间节庆等，多维度诠释了贵州深厚的文化遗产内涵与时代活力。

据悉，展览自启动征稿以来，受到全国青年艺术家的热烈响应，共收到来自北京、浙江、广东、四川、贵州等地的200余位作者投稿。本次展览将持续展出至2026年1月4日。

(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舒锐)

【评弹】

杜绝影院盗摄，需要各方贡献智慧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《疯狂动物城2》热映期间，影院频繁出现盗摄行为，这一现象被形象地称之为“疯狂盗摄”。据媒体调查，有商家将盗摄影片放在一些二手平台上销售，标价在0.01元至4元之间，销量有的超过4000份，从商家发送的电影资源网盘链接，可以看到《疯狂动物城2》的2D英文版，完整并配有字幕，但有着明显的盗摄痕迹。

盗摄分为两类，一类是很多热映电影都难逃的“盗版产业链”，“枪版电影”通过这一链条的“多方合作”，出现于可供销售的网络平台上，另一类是博主或普通观众，要么出于流量驱动，要么出于社交需求，盗摄电影精彩片段或片尾彩蛋等，获取利益或关注。从版权保护层面看，两类盗摄行为，都损害了创作者与出品方的合法权益。

但之所以盗摄行为难以被杜绝，除了平台未尽到应尽的审核与问责义务外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，盗摄经常被与“开放、共享、协作”等构成的“互联网精神”混为一谈，盗摄者以“服务”的名义，为潜在购买者提供未经授权的产品，心安理得地低价出售，购买者以“共享”的名义，来模糊消费盗版产品所带来的道德风险，由于参与者众多，且存在责任认定与处罚的难度，所以长久以来盗摄行为处于一个灰色地带。

想要彻底杜绝盗摄，首先要把盗摄从灰色地带中“驱逐”出来，即要“拎得清”盗摄牟利、博取关注、社交需求等多个层面的区别，

尤其是要将牟利性质的“盗摄”行为，与“互联网精神”进行严格区分。

其次，对于出于流量需求和社交需求的摄屏做法，也要有进一步的认识。虽然拍摄电影片段，也可以归类于“盗摄”范畴，但由于没有明显的售卖环节，拍摄者的出发点与动机也较为单纯，因此不能简单等同于“违法”看待。摄屏一定程度上是部分观众参与社交的一种需求，这一需求的本质需要被看见，如果能在合理范围内得到满足的话，则有可能实现片方与观众的双赢。

同时，从目前的情况看，摄屏也在提升电影知名度、激发潜在观众观看欲、制造话题热度方面，有一定的帮助，因此，不乏片方对于摄屏行为是默认的。如果片方、影院能够设计出一套方案，既能保护版权又能满足观众打卡式观影的愿望，则能缓解摄屏带来的矛盾，比如在正片开始前几分钟，或故事结束后的几分钟，通过银幕提示观众可以拍摄短视频或图片，这或能实现皆大欢喜。

“疯狂盗摄”这一现象，是所有支持正版、热爱电影的人，都不愿意看见的。但杜绝这一现象，“一刀切”显然无法实现，也达不到理想效果。从概念上厘清全片盗摄牟利、片段摄屏分享等行为的法理、商业、传播等层面的区别，或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。严厉打击盗摄，温和对待摄屏，寻求作品与观众的互动，还需要各方贡献创意与智慧。



12月12日至13日，2025年新版舞剧《丝路花雨》在安徽宣城精彩上演。该剧以敦煌莫高窟壁画中静态的舞姿为创意源泉，通过飘逸的舞蹈语言，生动再现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景象与人文交流故事。图为演员在表演新版舞剧《丝路花雨》。

新华/传真



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于12月11日晚在沙特东部城市宰赫兰举办音乐会。作为“2025中沙文化年”框架系列重要演出之一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为此次演出精心选取五大洲经典歌曲，以多元文化视角，带领当地观众领略各民族音乐的独特魅力。图为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出剧照。

新华/传真